白鹿書院志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重訂

藝文

朱子升配十哲部文

康熙五十一年□□　巡撫郎憲牌內開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七日准　禮部咨開　禮科抄出該本部題前事內開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滿漢大學士九卿等奉

上諭朕自中齡即好讀書亦好寫字一切經史靡不徧

闡成誦在昔賢哲所著之書間或字句與中正之理稍有未符或稍有疵瑕者後儒即加指摘以爲理宜更正惟宋之朱子註明經史闡發載籍之理凡所撰釋之文字皆明確有據而得中正之理今五百餘年其一句一字莫有論其可更正者觀此則孔孟之後朱子可謂有益於斯文厥功偉矣朕既深知之而不言其誰言之於朱子宜如何表章崇奉爾等與九卿會同具議以聞欽此欽遵臣等公同集議得惟我

皇上統紹勳華道宗鄒魯禮明樂備治定功成勤勞萬

幾閒有餘暇手不釋書心惟志學躬聖神文武之

德契濂洛關閩之傳寶額親題昭文明於天壤雲

章永煥樹儀表於人間彰顯遺徽甄録嗣裔既光

前而耀後洵振古而超今而尤於朱子全集沉潛

研極實踐敦行嘗謂朱子發明聖道執於至正高

不入於虛寂卑不雜於刑名使六經之旨大明聖

學之傳有繼孔孟以來爲功弘鉅今

特諭臣等集議優崇之典臣等謹查朱子在　孔廟賓

廡先賢之列相應仰遵
諭旨移於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 先聖以昭我
皇上表章先賢之至意等因具題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該臣等議得將朱子木主升配吉日
交與欽天監選擇去後今准欽天監選擇得本年
六月十五日丁卯未時將木主升配吉等語欽惟
我
皇上念朱子發明聖道軌於至正有益斯文爲功弘鉅
特諭九卿集議優崇之典移於大成殿十哲之次升配

理應告祭其祭祀供獻等項併派遣行禮官員交
與太常寺辦理祝文交與翰林院撰擬木主神龕
陳設等項交與工部照十哲例製造今朱子木主
既升配大成殿內其所遺原位不可空缺應將以
下木主挨次移升可也等因具題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到部相應移咨江西巡撫轉行所屬
一體遵奉施行
知府周燦請建
御書閣詳六八

鹿洞重興蒙 憲臺特疏題請

御書匾額斯真千古曠典佇見 龍章鳳篆遥分北斗

之光玉笈瑶編長作西江之寶矣其匾額一項現

在 搆買良材選擇巧匠俟

題額一到即如式裝刻聽候懸掛外至

御書一項非尋常經書可比兹查鹿洞內尚有隙地一

區 擬起建

御書閣一座高聳其制壯麗其觀上貯

御書厨一架覆以黄龍錦帳前設供几香燭俟

御書扁到聽候安置以昭臣子敬慎之忱除現在鳩工
庀材合行詳明以便刻期興工再有請者新工所
需浩繁卑府一面那措支給仰祈　憲鑒准將二
十三年拖欠銀兩追完抵補俟工竣一併造冊具
報奉　批如議先將閣式繪圖呈覽其工料需費
不足本部院捐俸一百兩餘准動二十三年洞租
項下抵補可也
提學高　經久規模議
一洞規　宋朱子教條明胡居仁規訓章潢為學次第
見洞志

一禁約
各戒
一職事
聘洞
主之
副講
聘本
堂長
調和
擇學
之不
管幹
出納
誠實
不稱
典謁
動靜

明李齡高濆
並見洞志

其名始於宋明起為白鹿洞主見洞志合無禮
內名儒崇正學黜異端道高德厚明體達用者
無則不妨暫缺
仍舊稱見洞志主批閱文字辨析疑義合無禮
省遍五經篤行誼者為之
仍舊稱朱子有請洞學堂長群見洞志主誘掖
洞中舊學徒尊延行督視課業勤惰主洞副講即
徒之優者為
稱則更易
一人副管幹一人新擬增專管洞內一切收支
米鹽瑣碎修整部署諸務即於洞中擇有才而
者為之
則更易
二人專管接對賓客及四方來學者察其言貌
不係匪類然後通判副講副講以為可然後延

見主洞庶混濫一清匪人不得托足學人皆有觀摩
且無供給不貲之患擇洞中言貌嫺雅者充之挨季
更易
經長五人郎談經義齋之意
學長七人郎致治事齋之意禮樂射御書數缺御增
曆律
引贊二人擇洞中學徒爲之以備上司謁　聖引禮
須聲音洪亮進退疾徐中節益四方於此乎觀禮必
主同副講平時教演禮儀學長考訂得失務與俗尚
不同
火夫一人樵採二人門斗一人司啟閉洒掃
一巡夜提鈴巡守輪植
洞中日用事宜　建倉厫設庖廚積薪炭課樹藝設
一香燈直簿籍立課程每月朔望開講初二十六會文
分別等第給賞
一儀註　春秋上丁祭儀如舊儀
一主洞副講初至管幹堂長率諸生迎於獨對亭望輿
一躬主洞副講舉手郎下輿步至書院諸生從先謁
聖賢各祠贊拜如例諸生從而拜管幹堂長經長學長

為一班最先次典謁引贊一班餘生徒以齒序出至
曩諭掌主洞南面東向副講南面兩向諸生北向敬
所拜主洞副講答拜相見之禮也再揖兩拜主洞副
謂答以撫尊師問道之義也拜畢主洞副講如前向
設坐管幹命役人見一跪四叩首退茶役進茶副管
幹手進主洞副講平受不為起茶畢諸生以次來兩
班侍立臨訓誨再進茶如前畢諸生退就舍肄業主
洞副講起管幹堂長送茶就館少逢布席管幹請先生
就席坐如前尊　先聖不敢當正位也管幹親進酒
云洞講講下受不為起再進內食亦如之酒三行主
洞副講命管幹坐辭乃侍坐役人進酒訖撤席管幹
送就館役人進茶畢管幹詳視應用等器備否乃辭
退次日晨刻傳梆集諸生主洞副講率詣　聖殿主
洞副講班幾內管幹以下班次如側列庭中惟甚兩
濕乃許列席下鼓四升諸生亦從而拜贊引如側拜
起出詣文會堂引贊唱登講席席亦如前向諸生照
前班次比面北齊引贊唱三肅揖揖畢以次東西立
侍進茶訖引贊唱鳴講鼓隨擊鼓三諸生毋敢出聲

主洞副講各執講四書五經中一章以示學者弁申
飭規約共講時堂長於講席後設几一張置一紙筆墨
各一敬書而藏之講畢役人進茶諸生仍照前班北
而謝致班齊引贊唱三肅揖揖畢先生起就館燕息
諸生退肄業乃張布新規約於文會堂朔望師生詣
發展拜開講並如例餘日每朝食時傳梆會諸生主
洞副講率諸 聖殿三肅一揖出至文會堂先生南面
西向立諸生依班次北面一揖 先生舉手畢乃會食
各司執合介節展拜如例不開講
上司當事到洞先驅至管幹擊鐘集諸生預設盥洗
所諸生分三班少壯者迎於各教樂地坊望與一躬
上司當事為舉手次中年者迎於欞星門亦如之次
職事各生迎於獨對亭書院之中道亦如之次主洞
副講迎候於書院門外上司下輿乃一揖上司雖賓
必答揖一讓乃先行主洞副講 職事諸生以次從引
贊引請盥洗所唱盥洗引至 聖殿贊拜如例畢上
司當事親致修儀於 聖座前再揖管幹收儀登
簿次日呈主洞副講查閱出諸文會堂主洞副講皆

揖禮止長揖上司當事坐南面東向主洞副講坐向西若請開講則反是坐定役夫進茶除管幹辦理一應切不必與班餘依班次北面列庭中班齊引贊立應下唱諸生見上司當事起立引贊再唱三肅揖諸生向上三揖上司當事三舉手不平受揖畢堂長經學長以次進立主洞副講後偕使令答問皆以次東西立庭中以聽上司當事教誨役夫進茶畢仍以班次北面班行引贊唱諸生謝教上司當事起立又唱三肅揖諸生三揖上司當事三舉手諸生送堂長仍侍立進飯如例主洞副講陪席訖或留宿者送就館辭退上司當事送至館門外次早主洞副講追入覲盥洗畢覲至館門外上司當事揖入客、坐主洞副講起居役夫進茶畢辭退仍送至館門外候上司當事稍休息或部署訖乃請至公所進飯主洞副講陪席堂長等侍立如例役夫進茶畢輿隸供從食訖起馬諸生各於前迎處候送禮如初主洞副講送至門外對揖上輿乃入

尊官來覲鹿洞者宜預禁從官不得至洞送迎隨從

以省煩擾且屋宇甚少處無所從也
貴客至爲先生不班迎不庭見不侍立主洞副講迎送
孩循禮如上司當事惟請開講則仍如講儀
常客至不贄拜謁　朝致儀進酒餘如例止與謁一
人主之到洞副講不迎送惟通刺請謁乃得見
本省主學徒至洞必先贄某人知主洞副講及職事生者
齊礼及其鄉貫姓名出身帖詣典謁典謁引拜　聖
殿修儀如例然後引見堂長副講主洞給號舍次日
辰刻率詣　聖殿或拜或肅揖班於晉幹堂長前猶
客也出詣文會堂於主洞副講設四拜答受加例主
洞副講皆有儀以存執贄之意厚薄各聽職事生東
班餘生徒兩班新生以齒序列東西對四揖乃會食
就舍
他省學徒至須先具姓名籍貫出身具呈於星子縣
批准方許入洞讀書所以防匪人也如名譽著聞爲
洞中生徒所熟識并責有戚友書札灼然可信者不
在此限餘如例
主洞副講辭去當事先送歸先一日設講席加常儀

講畢另易魁諸生諸生謝教如常儀是夕設席禮如
務至次早先生率衆辭　聖發各祠畢出至文會堂
諸生夜兩拜謝教答揖再設兩拜拜送答揖進酒饌
[illegible]從既訖登與請生送至迎處除職事不得送餘顧
遠送者聽須於管幹堂長處告假
學從辭去先一日向管幹堂長報主洞副講某人以
某事告歸杳無經管本明及偕出書齋乃引見一茶
[illegible]退明早學徒辭　聖殿各祠會食訖出至文會堂
於主洞副講前拜辭一拜四叩首先生扶之諸生以
序東西四揖如初至典謁送至名教樂地坊除職事
不得送餘願違送者聽須於管幹堂長處請假
凡學徒有疑義先求開示於經學長不能决再叩堂
長不能决再叩副講不能决再叩主洞不許躐等
班次弟于列首管幹者慰賢勞也次堂長者有所統
攜調刑也次經長者重經學也次學長首崇實學也
彼善於此則爲之後來者不妨居上鼓勵之機也次
典謁次引贊並稱職也凡可迭爲也餘以齒序長幼
之義也

一合用祭器具　鐘一口雲板一架柝一架鼓一架床若干桌若干椅若干凳若干厨櫃若干燭臺若干油燈若干木桶若干碗匙箸若干木面盆若干沐浴盆若干火爐若干衣架若干便溺器若干陶冶器若干以上各件俱以朴堅為主酌定細數置完列冊交管幹點收

一祭器查合用若干現存若干應補造若干查明陸續補置仍掌於管幹

一書籍原有書籍若干其洞志書目今現存若干應補若干以上合無俟周知府到任查明報到日造具冊收除現在四柱清冊交洞中管幹收管其書有缺失當事及四方紳衿願送收藏者聽仍入冊註月日收於新收項下在洞生徒借讀者寫一票於管幹處領出以便稽考繳書銷票不許沉擱延捱致損後來人借閱損失者勒限賠補及明巡撫部公號洞約內一條本洞備書不許布政司科場借用以致遺失等語懇請勒石永禁

一每年支給常例　春秋二祭共銀一十兩令洞中師

生自行買備祭品致祭俟洞租有餘再議擴充其府
縣教員各有學宮祭祀不必更與以滋煩費　主洞
脩支送束脩一百金聽自供膳今費用不給每季除供
膳外歲俸銀一十五兩每年共六十兩不俟洞租有餘
再議擴充　副講每年除供膳外按合支送束脩銀
三十六兩　堂長一人　管幹一人每年擬支給銀
一十六兩　副管幹一人　每年八兩　典謁二人
引贊二人　經長五人　學長七人擬每年每名支
給銀二兩　齋長權者無　學長缺則無　洞中諸
生賞格每月給二兩四錢　火夫四名　樵採種植
夫二名　門子一名每年每名擬支給工食銀三兩
在洞師生人役多寡以百人爲率約日費米一石計
銀五錢薪炭一錢腐菜鹽豉約五錢先生肉食茶酒
約二錢油燭紙筆雜費約一錢每月除一錢以備會
支酒肉之用通計每日費銀一兩五錢便可粗給總
一年計之爲費五百四十兩
一經費　查現在之租似可常給五十人之食本道總
捐二百金檄該府擇買近洞腴田輸租入洞以充公

用此後或有捐輸置田入洞者日增月積自然漸多

一洞租徵收　查冊內一條開報星子縣冊報春秋二祭備羊祭器及陪祭各官生員供應并印刷各衙門志書等款共支過銀一百二十兩零六錢八分等語本道看得洞租原爲供給洞中學徒而設豈容別項支銷前人置田增租以需永久後人侵漁破冒以致廢壞可痛可恨今後洞租止充在洞師生人役膳養以及修整之費縱有羸餘存庫以備支給不許官員擅那別用借端侵尅春秋師生致祭洞志上司及遊客取者官定價每部紙價三錢洞中置幹掛號收發承杜濫取苦累　徵收租穀一項前據府詳責令府學教官掌管本消細思教官止知較量錙銖罕有從大體起見者且恐呼應不靈必致有名無實今後專責知府徵收給發每年造具收支清冊并取洞中收領月日執給報查同學程缺俾并聽提學官轉報查核庶邑宰標於考成而堂堂郡牧豈其染指於此三四白金之內乎更請檄行各縣凡屬洞田永免差役則佃戶踴躍漸無逃亡拋荒之慮矣

洞生借讀藏書票式

某於某月日借洞內藏書某樣一部計幾本看閱

繳書銷票損失賠還

不致久淹時日此照

並不許借出洞外上司遊客亦不得用勢勒取管幹

亦不許遲發一本

知府張象文申覆朱子專祠文

為護陳鹿洞應行事宜事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內

奉　撫院郎　批布政司據南康府覆據府學教

授熊士伯陳稱鹿洞書院崇

欽賜學達性天扁崇朱子也查前此祀李渤及周宋二

公為三賢祠弘治間提學穌公止模周朱二像於

中遷李於別室提學邵公又以嘗從朱子講學於
洞者十四人從祀改曰宗儒祠後爲宗儒堂並祀
程明道程伊川張橫渠陸象山王陽明於其中竊
謂宋時理學雖首周子但周子守南康時鹿洞未
興且與二程已祀　孔廟鹿洞宜專立朱祠以其
門人配之葢朱子集理學之大成其所著書與刪
定同功而興復鹿洞尤其生平所惓切者今
聖天子賜褒崇之扁未便統懸查彝倫堂左舊爲宗儒
祠近年新創高堂一所又次堂一所於中擇一作

祠懸扁不必另造儘可美觀定百世之廟祀快天
下之士心誠盛舉也到司行府查議查得天下書
院鹿洞獨盛蓋以朱子表彰聖教扶植人倫今天
下同文四子諸書易彖詩義家絃戶誦未有不遵
朱註者則朱子爲功後學實大幸留遺澤於匡山
講道論德之士聞風向往歷代當事捐俸置田延
師會友凡以爲紫陽流風不可歇絕崇報之典理
宜專立一祠造龕掛扁使膚藻格言照耀千秋應
於新創院堂二所擇一弘敞堅固者再加葺治定

爲朱子專祠選吉迎主入祠仍以其門人配之題
曰白鹿洞紫陽書院至於周程張陸並祀有年不
必再議等因奉 院批鹿洞原因朱子以傳朱子
專祀諸賢照舊合祀所議甚協如詳奉行
署府事同知蔣國祥申請另棚考試童生文
爲 上憲培植情深多士來學日盛懇恩詳請以
弘作養事奉 督學龔閱康熙五十年奉 巡撫
郎 批據前事稱據南康府署府事詳稱白鹿書
院爲先賢講學之所自唐宋迄今肄業者不乏名

儒四大書院稱爲首焉歷蒙　各憲捐置田租贍給廪食四方景從不一而足復荷　撫憲栽培篤厚敦請樂安貢生原敬主講壇席薰陶漸染文教之隆較昔更勝顧諸士潛修靡間欣逢　憲臺憐才念切衡鑒氷清鄧如科試南康洞中拔取入泮者同已允服士心第康郡紫陽過化人文美盛而從學洞中者又多遠方寒儒雖此番考校極意搜羅未免猶有遺珠敢抒管見自茲以往除府試正案録送外將鹿洞各府肄業童生另編一冊賫送

查核酌定於二十五名之中遴取一名入學多到
按名計取約童生百名遴取四名示為定例仰祈
俯納據此該本道看得鹿洞名區既為四大書院
之首歷蒙　各憲置田養士恭遇今
上重道崇儒念鹿洞為朱子講學之所
特恩頒賜經史所以文治彬彬菁莪蔚起不特本郡屬
俊彥鱗集兼有外府負笈之徒聞風而至浸浸日
盛人文較隆於往轍入泮宜廣於前規本道校試
庶屬暗中摸索拔取洞童三名其有未經赴考者

仰體憐才至意另試一棚除外府計名外其拔四
名然此入泮之數今日雖為創始恐後難為長規
非批定額數垂為永例不足以弘奬人文大示振
興也合請　憲臺定奪着令嗣後學道歲科考試
南康之時將洞童另考一棚定取四名撥入府學
垂為永例奉批鹿洞童生原係合郡與四方俊彥
負笈相從聚散多寡不一未便以四名即為定額
該道但憑文考取繳等因批發到道奉此本道仰
繹　中丞之意鼓舞更有深心欲使洞童努力讀

書競相砥礪但能入握隋珠家藏和璧風簷之下
競秀爭芳則珊網弘張定多入選故不限定四名
者正所以大示鼓舞也嗣後學使憑文考取如果
美不勝收或有時溢於四名之外而斷無不足於
四名之中在本道憐才之心藉以長留而該府之
詳請亦不虐矣爲此仰府曉示洞童咸知此意勒
石垂久奉此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儒童知悉
奮力芸窗嗣後　學憲憑文考取或有時溢於四
名之外斷無不足於四名之中庶鼓舞之恩與憐

才之意並匡築而永峙矣

知府葉謙許星子縣知縣毛德琦提調白鹿書院文

擧生員徐枚蔡稽生李之燁郭亘年爲懇委賢侯

提調鹿院等事竊惟先儒講學必藉賢宰之張施

下士潛修端賴良牧之鼓舞矧茲白鹿書院本

朱子設教之區實我

朝育材之地恭逢　府憲德峻匡山操澄彭澤來學

者莫不師事惟賢聞風者亦且傾心慕義第鹿洞

之總持係藉仁慈而書院之提調責在父師生等

伏讀康熙五十三年邸抄蒙
皇上念星邑係朱子講學之地臨軒愼選得有文章政
事兼優如大令者來宰是邦此重道而重官之實
心作人兼作吏之至意也矧自蒞任以來學本關
閩治繼龔黃士慶得師民忻有父紹往哲之芳踪
振先賢之舊蹟伏懇上體憲德下慰士心況前任
金父師曾奉上委提調舊例可循公籲轉詳批允
使得悉心區畫竭力栽培五十四年六月呈府府
看得白鹿書院乃講學名區各憲加意作人遠近

來學日衆一切洞務必須督理查洞志所載何有
督理洞務早府曾經請復督務副講以府縣兩學
教官輪管已蒙批允但洞務日繁以教職專司副
講可以優爲以之兼任督務恐難區畫今據諸生
請詳星子縣毛令提調鹿洞前來查毛令才具優
長邑稱賢令以之提調鹿洞自必區畫周詳另有
可觀相應詳請批示則鹿洞振興而文教光隆矣
藩司傅批仰候轉詳繳　巡撫佟批如詳行繳

白鹿書院志卷之十二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重訂

藝文

廬山記節文

宋陳舜俞

唐李渤字濬之與兄涉偕隱白鹿洞後爲江州刺史廼即洞創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爲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掌其教

書堂記節文

郭祥正

祥符初直史館孫冕以疾辭於朝願得白鹿洞以歸老詔從之冕未及歸而卒皇祐五年其子比部郎中琛即學之故址爲屋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焉四方之士來者亦給其食

鹿洞書院記　　呂祖謙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視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創于南唐其事至

餘我太宗於迅掃區宇不暇給之際奬勸封殖如恐
不及規模遠矣中興十五年釋老之宮圮於寇戎者
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
息曆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上
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旨下以續先賢之風聲
於方來乎廼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
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
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
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卽閒曠以講

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崇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尚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皆愛和自愛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竝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氏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

氏之學方興其議遂革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
焉建炎再造典刑文獻寖還舊規關洛緒言稍出於
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
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凌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
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
道義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
盍相與繹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復大學離經辨志
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寧開迪樂育
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跡

人物亦有土者所嘗隸若李渤之遺跡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以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矣興廢始末見於嘗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遊鹿洞記　　王　禕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爲余言荆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衆路乃始通然路上虎縱橫苟欲往非多擁騶從不可用是欲行輙復止也會行省爲儆郡守取大木余挾星子令及都昌主

簿彭能領丁夫與同往去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岐由西入棲賢谷東則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回合當其今處澗水出焉過澗踰小嶺有鋏若閑門然入閑路尋澗北並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峰下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死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其左又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則從烈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有司今伐爲御殿木矣于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卒指殿堂齋舍及風泉雲壑

棲址故處以告甚歷歷悵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山鳴谷應餘韻悠揚恍類絃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踰重岡二三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眞觀望水簾亂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卽其地爲學給田以食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書院惟有四書院睢陽石鼓嶽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嘗賜白鹿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

公爲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爲學規示學者來游者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頽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怪世之爲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亦廢壞輒修葺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儒者哉蓋爲其徒者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成故也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常然散不自振不能以有爲而聖人之道顧因委棄鬱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敝也非一日之積矣余於是蓋重歎之也

重建書院記　　胡儼

白鹿洞在南康廬山之陽五老峰之下山川環合林谷幽邃遠人事而絕塵氛足以怡情適興養性讀書宜乎君子之所棲托士大夫之所講學焉唐貞元中李渤與兄涉俱隱于此嘗畜白鹿以自娛故洞因以爲名寶曆中渤爲江州刺史即洞建臺榭環流水植花木其盛槩遂有聞于時南唐昇元中立學館設三領賜經書給廩食聚生徒常數百人在當時謂之國庠宋初天下止有四書院曰白鹿曰嶽麓曰

陽曰睢陽學者宗焉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奏
請九經詔俾國子監給印本驛送之皇祐中比部郎
中孫琛復置學館教其子弟四方來就學者亦給其
食後罹兵燹榛守消落淳熙六年紫陽朱文公先生
來爲郡守親訪其處悵然興懷於荒涼廢壞之餘重
爲作興堂廡齋塾頓復舊觀給田聚書招延士類表
揭教條以爲洞規又上奏狀請賜勅額一時文風士
習之盛濟濟焉彬彬焉其用心之勤嘉惠學者之意
見於詩賦與東萊呂公之記詳矣後文公爲浙東提

舉復遺錢屬郡守錢閩詩建禮聖殿并塑宣聖像繪十哲像其興教遺愛者不亦遠乎越二年郡守朱端章相繼有作復撥田以增給焉興廢本末大畧如此歷宋以及元季屢經兵亂書院遂廢殿堂齋舍鞠爲茂草瓦礫荆蓁翳於丘荒洪熙初余休致而歸偕侍講余正安僉憲黃汝由嘗亦造焉周覽故蹟徒有感而已正統元年東莞翟溥福來守是郡考圖閱志喟然歎曰前賢講學之所乃廢弛若是豈非吾徒之責哉於是率僚屬捐俸入以爲之倡而三邑義士葉闕

梁仲楊振德等聞風而興或出貲或助力役剗穢除荒取材就工先作禮聖殿大成門貫道橋次作明倫堂兩齋儀門先賢祠以及燕息之所凡爲屋若干間與事於三年秋七月訖工於是年冬十二月董其事者剛美哉輪奐粲然一新郡邑士民莫不欣戴七年孟夏監察御史昆明張仲益行部至南康躍然喜曰能興文教郡守美事也乃擇日造其所遊覽之際顧謂溥禍曰是不可以不記溥禍遂錄其事來告余惟郡守者民之師帥敎化者政之先務而獄訟徵輸

儔壽朔會不[illegible]與焉今溥福興廢舉墜能爲人之所不爲可謂達治之本知先務矣然必有教之之師養之之具設俊髦而[illegible]選就樂菁莪而長育俾之知明誠之兩進敬與義而[illegible]偕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庶不負先賢立教之本旨也他日有賢者與道明德立嗣夫先賢之教者出則溥福今日興建實爲張本云

重修書院記　彭時

江右名山以十數惟匡廬最勝廬山古蹟以十數惟白鹿洞最勝[illegible]洞即唐李渤隱居之所南唐始立學

至宋表章爲書院而其規制大備於晦翁朱夫子此其所以最勝於廬山而有名於天下後世也予自始學已聞其名欲往而未暇成化丙申冬蒙恩歸省道過南康首問所謂白鹿書院者郡邑學者言曰書院距府二十里其地正當廬山五老峯下前守翟侯嘗興復於久廢之餘今守何侯等成提學僉憲湖陽李公之志經營措置重加修葺以去年秋始事而以今秋卒工視昔加宏壯矣予聞此益欲往觀焉又自以遠違疲久恨不一日拜膝下奚暇從容他適哉乃不

累既至家居未踰月而名命遣下中貴護往還者促行甚急予意白鹿洞之行又不遂矣乃歲除前一日舟次南康舟人遽報北風漸猛不可行中貴日宜少停以待風止予竊喜曰此乃天相予成白鹿洞之行也中貴亦喜而偕行於是命驛吏具肩輿太守何侯濬同知譙君以質教諭吳君懷等聞之皆騎以從循阜北行十餘里乃折而西行路徑崎嶇一水凡五六渡而後至焉其間山勢秀拔左右諸峯拱如合抱然中有清溪上下多巨石石間刻字多文公遺跡背山臨

小楨字異然两爲禮聖殿又西爲先賢祠東爲明倫堂又東爲文會堂俱有廊廡門塾制作合度不侈不陋而又繚以垣墻樹以松竹深邃清曠誠於讀書養性爲宜予入謁廟祠既俯仰回顧心甚樂之但恨不得久留以遂好古懷賢之思也悵然而去去數月何侯書來屬記吳君復具事實并致諸名公述作於余以必其成顧予不敏何足以記雖然余既不得久留爲恨得托名于其間亦復何辭故不辭而記之曰書院之作何所始其始於前代郡縣未立之時乎學校

未立而書院與理有不得不然者厥後郡縣皆有學學校之政備矣實若無所事乎書院然好古君子乃循循惓惓致力於此豈無意耶誠以學校課試遵時制士未免乎科舉之習書院教養崇古法自可專於性命道德之學也夫科舉之習盛則外重內輕趨浮華而忘本實者有矣惟出乎科舉之外而學夫性命道德之學則士習正而其才出道明德立無所用而不宜進可行道於當時退可著書立言垂範於來世科目得失有不足言也吾意文公昔者與崇書院其志

固有乎此而今僉憲公與何侯等所以修葺之者豈非欲學者學於此而有成然後借科目以進斯可建功立業而昭實用於天下也耶其嘉惠來學之心至矣遠矣學者尚體其心修朱子洞規之序必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庶幾出處進退皆有益於名教不尤增高於廬山大有光於江右歟請以此言勒諸貞石以俟

重建書院記節文　李賢

宋初天下郡縣未立學校時則有四書院而白鹿洞

其一也然此書院於今爲尤著實由大儒朱文公興起之也嘗觀文公來知南康建此書院於傾廢之餘用心甚勤所以爲賦爲詩求記以形容記述之者亦慮夫歲久傾廢尚冀後人有能遵文而感發者或能續而修之庶復興起而一方之士有所造就矣此文公之心眞所謂繼絕學開太平之心也守斯土者果委靡不振則已苟有[illegible][illegible]前賢之心則必慨然[illegible]之而不辭也噫斯人也豈易得哉茲何侯所以亟[illegible]是書院者蓋亦景慕文公之高風而興起也凡文公

之用心於斯者亦嘗體之而用心焉給田之未復者復之聚書之未備者備之揭昔日之教條以爲洞規集今日之士友以相講習必使是邦人倫明而風俗美賢才濟濟見用於時庶臻實效而不爲虛文矣何俟其視此而加勉焉苟或忽之則前功盡棄殆無異於不修者是以君子所爲必慎其始而成其終也豈草草哉

重修書院記

李齡

南康府北行十五里廬山五老峯之東舊有白鹿洞

書院後有崇山峻嶺騎馳雲矗而來結爲院基孚山環遶於左右前有三小峯峭拔奇偉如拱如揖西有泉水瀉出於岩谷之間衝濤觸石懸爲瀑布湧爲雪浪滙爲清池淵泓澄碧洞壑萬霙折流而東經于院門而去嘉葩茂樹修篁奇石交布於其上唐李渤先生兄弟愛其山水之勝隱居讀書嘗養白鹿以自娛因以名其洞後經五季之亂故址已廢宋淳熙五年戊戌晦翁朱文公先生來知南康始訪其處復建書院又上言請賜勅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于其

中列聖賢教人為學次第以示學者置田以贍其用每休沐輒一造與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暇則相與優游泉石間攄幽發粹竟日乃返一時名人陸子靜劉子澄林擇之輩皆嘗從先生游焉後文公為浙江提舉復遣錢屬郡守錢聞詩建禮聖殿塑先聖繪十哲像備官僚學徒行釋菜禮其垂教貽謀之意深矣歷宋及元屢經兵燹書院遂廢我朝正統丙辰東莞翟君溥福繼守是邦仍其舊址復搆殿立像殿前有大成門右有先賢祠中白鹿左濂溪右晦庵三先

生像像前有二程張橫渠陳了翁陶靖節劉西澗父子七先生神主在焉殿左有明倫堂東西齋欞門貫道門堂左有文會堂祠左有燕息房總若干間歷歲滋久梁棟朽腐成化紀年乙酉齡奉命督學至南康翼日謁書院仰瞻其陋謀欲修之適知府中州何君濬抵任且在國學素有師弟子之好用以命之君乃謀於推官沈英知縣周謨募義民廣延華等得穀五百斛鳩工聚材命主簿曹昇耆民廖璧司鹽教諭介維禎董其事邑人聞風慕義捐資財施磚瓦助力役

者比比經始于是歲八月朔日以明年二月訖工畢
重修其舊復增建兩廡櫺星門貫道橋剗除荒穢周
以墻垣樹以松竹殿堂祠宇煥然一新乃聚在泮諸
生朱暉梁貴等與郡人子弟之俊秀者講學討論繼
先賢之遺教而興學于當時誠書院之再興也興廢
始末前祭酒胡先生記之詳矣星子縣學教諭吳慎
復慮是功不記無以示勸將來乃具其事請記于石
竊惟是洞山川之勝非若禪宮道院徒為遊觀具而
聖賢遺像在是朱子教人成規在是先儒之遺風流

澤在是一郡之敎化盛衰在是誠爲政之首務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若翟何二守可謂知所務矣視彼瘝官怠政徒知竊祿而有玷於名敎者其賢不肖何如也後之繼治者尙鑒於斯

重建書院記　何喬新

廬山五老峯下有白鹿洞乃唐李渤讀書處洞中養一白鹿故名南唐元宗始即其地爲國學給田以其徒宋興因而不廢太宗嘗以九經賜洞中學者肄習之來學者嘗數百人至熙寧末其學始廢南渡

以晦菴先生來守南康訪其遺址請于朝而復之
又定爲學規以示學者來學者益盛元季燬于兵
而書院鞠爲廢圯盡學用多爲佛寺所據予少讀先生
白鹿洞賦及和尤延之廬山雜詠諸詩慨想當時規
制之盛渴欲一往訪風泉雲壑之勝尋昔賢之芳躅
庶有以自發者然宦遊中外竟莫能一至焉成化初
江西按察僉事潮陽李公齡因提學訪其遺址稍作
學舍又買田百餘畝又得廢寺田八十餘畝以養學
者創復之初猶未大備弘治八年嶺南蘇君葵由內

陞遷按察司僉事以董學政嘗過書院憫其隳廢思更新之告于巡按王君元善又謀于按察使陸君珩僉事沈君清沈君銳協圖起其廢宗室上高賢王聞之助以白金百兩諸公又鈎較羨財節縮冗費以供工匠之食材瓦之需乃屬劉守定昌撤其敝廟爲規制中爲文廟旁爲兩廡明倫文會二堂以次居左各有儀門以時啓閉文會堂之前爲延賓[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舍六十餘間經始于弘治丁巳年八月旬日至明年十月七日始用少牢告于先聖先師而落成焉時兵

部郎中婁君性羅政家居諸公延請以典教事惟養
士之田未敷蘇君昔于巡按監察御史陳君銓陳君
慨然以爲已任吏者學田舊爲僧寺所據者今多爲
汙萊廢壞矣于是收市開先寺問田四百六十餘畝
又市泗州寺蕪田四百三十餘畝合李君所置幾千
餘畝以供祀事以贍學徒先是鎮守江西太監董公
讓雅重斯文嘗謂先賢遺跡非圖經久之計不可至
是亦捐以白金十斤以益市田之値僉以爲百年之
廢興于一旦誠爲盛舉乃具顛末令諸生黎允吳漸

求予爲之記予惟諸公此舉有功于吾道甚大必屬
諸大手筆豈鄙劣所敢當固辭不敢爲二生請之益
堅乃爲之言曰吾夫子之道至孟子而失其傳濂溪
晦庵二先生出然後有以紹墜緒而振絕學濂溪嘗
知南康寓家湓江之上晦庵亦知南康講學茲洞之
中則江右乃二先生過化之地凡一草一木皆衣被
道德之光矣况靈而爲人秀而爲士者乎我國家文
運泰興聖天子崇道以淑人心而在位任治諸公篤
意斯道因二先生過化之地作爲學舍以教諸生又

市腴田以養之延典敎者以教之期得明暦之才以佐休明之治而已凡來學于茲者仰廬阜之巍然而與高山景行之思臨湓江之淵然悟逝者如斯之旨尊所聞行所知斯不愧二先生之遺教而亦無負鎭廵與在任諸公作興之意矣喬新老矣雖不獲與諸生絃誦于茲然亦私淑二先生者也願與諸生共勉焉旣詳識其事而田之疆畝與稅籍之所隸具列于碑陰弘治巳未夏四月望

重修書院記　張元禎

南康郡白鹿書院入我朝翟守溥福起其廢李僉憲齡新其額今歲復多壞矣蘇僉憲葵以內翰選提學來巡按王侍御宗錫謀諸一二憲臣更爲大新之而某人亦佐其費焉院制中爲文廟爲重門左爲明倫堂爲文會堂堂前爲延賓之館規皆仍舊而棟宇堅壯數倍兩隅列諸生書舍凡二十楹間則多新增者明倫堂左故有三賢祠以祀李賓客周朱二夫子而祔以陶劉諸賢位各以世列侍御深謂非宜將創祠尊二夫子而陶李諸賢則別祠于其西焉愚請于諸

君宜因茲大新臨周程張朱四夫子於廟西配之次

如朱子昔所舉行諸君咸以非者與不果昔程守之

趙廢未嘗延師聚徒李提學則禮聘賢士屬各學有

志諸生相與講學焉於時知爲巳爲學有識者固多

然喜名不情者有焉飾詐希覬者有焉學於此宜淨

滌名利之心力趨名利之闕不如是則不惟晦吾道

其負正學而玷此地也甚矣胡爲乎來哉今蘇君亦

欲延師聚徒懇懇頗爲戒之以無負今日大新之盛

舉也侍御雅意興學激揚之餘凡新學官於撫吉諸

郡邑十餘所致力正學甚篤憲臣陸憲使珩沈僉憲清分巡沈僉憲鎰皆不忘吾道者是舉費約千金一出侍御與分巡之所規畫官民無預總其事而責成於經歷馮驥訓導雲龍江能則劉守定昌之功爲多蘇君志行必大振正學以副是舉忠紀其顚因以俟云

重修書院記　　王鑑

白鹿書院之名其來尚矣嘐廬守南康思有以興化治民而化之所起必先於士乃大爲振作崇廟貌表

彭勝置典籍立科條措學田贍廩餼以待來學之人而其風始盛於天下儒者之用所由以顯也自宋迄今屢經廢復而興革遷錯則存乎其人可目逆而知也九江分守少恭伯益州馮公四明儒族以明進士起家歷宦以至於此懋學飭法廉已愛民尤切切以教化爲已任覩洞院之廢弛廟貌圮而典籍散學用使而廩餼薄來學者無所興起以先細民惕然動心謀諸守土及主洞者以其餘力捐廩斥羨鳩工庀材舉以次第廟堂墻垣煥然改觀經史子集稍以完繕

使田道賦漸爲清理礲石表刻象山講義以示爲學之則勉士以倡化於民不惟其具惟其本可謂知緩急之宜而不貶於難易之迹者矣嘉靖乙丑夏予趨江右之會同舟南康入謁洞中與諸生衆講信宿歷覽諸形勝稔知公之有功於茲洞也諸生輩相率徵言於予予惟晦菴守南康時象山開講洞中因學者爭誦說亟進取而忘其爲學之本乃發明義利之辨以決君子小人之所志一時聞之有泣下者至今傳以爲盛公之所以作興如此其至諸生無能仰承猶

屑屑然不出於誦讀進取之間豈在上者之教使然哉夫象山君子小人之辨嚴矣聞之至有泣下者羞惡之本心所謂恥也恥之於人大矣知恥則由君子可至於聖賢不知恥則由小人將入於禽獸人而淪於禽獸猶不足哀乎予因諸生之請𦨕以續講留付洞中大意則不失本心之良以究其志之所從來是將盡以君子望於諸生而不忍以小人薄待之也諸生亦𦨕有聞之而下泣者乎恥也者勇之近而入聖之機也民知恥則爲良民士知恥則爲良士在上者

知恥則爲良臣良相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今日之事吾人與有恥焉豈徒一時作興之迹而已哉諸生其以此轉聞於公從而表章之求其所以爲士者務成君子之名以無忝於興化導民之意由是以載公經世之美於無窮吾人與有光焉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興復書院記　　潘志伊

自大江而西多名山匡廬實爲之冠其東南五老峯尤雄特唐李白詩云青天削出金芙蓉者是也李賓

客渤與兄涉隱居其下有白鹿馴焉故以爲名至宋濂溪周子來知是軍始倡正學既而考亭朱子繼之於茲洞中增舍聚徒講學尤奏乞賜額給書則茲洞不獨以名勝稱而尤爲聖學之標的矣凡前之官於斯土而有志乎道者畢爲之置產益書以爲遊學者資山塘田地至貳千柒百畝有奇藏書亦無慮數千卷近因故相建議以天下郡縣既有聖廟學宮而廣在復有書院徒以開倖途飾虛名皆令毀革以是洞有先聖賢遺像僅留田三百畝供祭祀餘悉令分市

諸民收其直以爲國需是何一時所遭之厄也朱子云今佛老之宫一郡一邑凡有幾而夫子之宫何嫌於二陽明子云書院之建譬如於軍伍中擇其精鋭者别爲一營耳余又以爲今寰宇名勝之墟率爲二氏所據而惟此一洞屬之吾儒吏復弗存不幾於陰獎異說毀吾道而去之惑乎况天之生才也難而成之也尤難多方以振之猶不克就乃又拘而局焉使不翺翔容與以適乎六中不尤過乎幸天子明聖尋悟其非用言官奏遂拙復之時殿宇亭榭與昔

諸祠及樓士肄習之所多頹圮不支或窓闥不庀而洞田之分屬於諸縣者惟星子都昌二縣價尚逋半可復建昌縣田價民既悉輸而用之公矣余因議以二縣田咸歸之洞以其價還之民尚得田七百六十畝有奇入其稅以充諸費稍增其中傭役專選一郡博士之又計前用羨餘租與尚逋於民者并得七十九兩有奇以鳩工庀材凡棟楹梁桷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亦白之漫漶不鮮者或易或葺或整或除或堊或薦以至圖書器皿之類皆檢塈而

壷籍之使於前無修於後無廢於諸監司之隆委少稱而余夙願亦幸獲酬焉實經始於萬曆癸未十二月三日至甲申六月七日乃畢郡邑之博士與其弟子員偕濟濟駿驕拜鞏廟咸喜勝典之既湮而復光也請余爲文以紀之余既不得辭畧叙之若此

復修廟宇記　　張位

朱先生海內名師也當筝拳以興教造士爲念行部來斯先撒諸語題勵諸生復爲講章闡明性命修道格物之旨多所獨得誦之者具有省悟既命博士鄭君

領洞教士又從豫章范府君薦延請布衣章君來主講席取諸郡俊髦士有志者會聚其中聲應氣求欣然嚮往名山勝地林巒草樹蔚然一時生色焉至是將謀鐫朱先生訓語於石以示勵後學蓋盛舉也田侯致詞屬余言以紀其事噫余諸生時嘗從天臺王敬所先生來遊洞中山翠透窓流雲遶戶咏歌絃誦心夢皆清汩沒塵網三十餘年思一再詣無由今浮屠梵刹金碧日新白雲縹緲間常有寘心絕欲之士超乎聲利故塵世慕焉慕之斯崇之矣乃其教所由

盛而不廢吾徒愧之欲以塵士之蹤詣清虛之界是以往往自甘淪墮而弗克振也今茲地也朱子先生倡之田侯主之博士鄉君布衣章君領袖提醒其間精神感動朋來聚樂山增高而水增深矣慨自政廢而後師道立學校頹而後書院興居斯遊斯倘不爲性命真切之求經綸實務之講師者徇名而赴士者爲稱而來又何以異於競進希榮者之爲耶洞不負士士負洞矣故教以人而興地以人而勝會以人而盛言以人而傳然則今日之舉余所嘉歎而樂與之者

亦惟其人焉故記

重修白鹿書院記

葛寅亮

廬山之陽爲星渚其陰爲江州州治去不三舍余於江州攺創匡山陽明書院毎坐書院支頤對五老峰則憶白鹿洞在其下紫陽故蹟昕夕睇盻間爲栩栩神往者久之以公事入省會輙紆道踰吳章直趨五老峰前小憇白鹿洞見其巖壑幽邃林木翳然眞名勝一樂地也摳衣升講堂謁先師規制與黌宮無異益使人肅容起敬問當年白鹿何似曰一生指龕中石鹿

以對余不覺失笑已導余捫蘿歷澗西流一石壁紫
陽手書鹿眠處三字庶幾近之然恐亦是鏡中像以
自鹿尋白鹿猶之以紫陽覓紫陽已又導余遍讀屏
間所鏤喻義章心性圖古本大學彷彿登羣玉峰頭
片片璆琳無非至寶四壁長歌短詠亦自琅玕滿眼
不必辨其是唐還是宋也獨其殿楹學舍皆頹然就圮
周遭危垣敗桷且岌岌不支矣諸文學以爲請余亡
諾隨約郡守翟君掌洞司劉丞商度資值該幾何
役費甚具則謀發鍰金之在南康者又給費君監葺

賚佐之堋爲山南了此公案亦一快事也冬十二月
余適至自饒而復止洞中一日夜因與劉丞偕星子
王令次第莛觀中左爲講堂中右爲禮聖殿又左爲
宗儒堂右爲文會堂今更題講堂爲講修堂左右廊
廡號舍盡拓而新之大門西出文會橋與坊塞上流
徑撤去改門從講修堂出走下流古枕流橋一生前
曰此舊制也余又不覺失笑古人乃先獲我心乎各
堂前逼先賢祠號舍又右屏橫障林木蓊蔚未易看
西山來爽氣乃爲伐其條枚遷先賢祠于左外之東

隅又遷忠節祠于右外之西隅與相配兩石屏盎拓而前迴竅窿谷病其蓄極不妨以空明張聳奇也門外溪流建瓴直瀉爲跨峽口築二石級四時涓涓深碧可鑑不令見石骨崚嶒石坊移豎廻流山則大鐫名教樂地爲洞門深鎖處講修堂後爲雲章閣會文書其中又陟而上曰榆義亭前跨澗而峙曰桂花亭澗東曰獨對亭曰聞泉亭澗西曰釣臺亭曰朋來亭各稍有更置加以點綴微見本色又别置亭鹿眠處毀前石鹿標此鹿眠猶不失爲元公愛蓮池也經始

于萬曆癸丑仲六月工將告竣而余適有遂初之念以請告行矣復過洞中南九兩郡諸生偕集叔余留一日為揚推疑義郡守費君及丞倅以下咸在焉余乃拈屏間子靜義利之旨當時聽者至為泣下今不難再申一過未論更為泣下否若猶未也則吾儕尚不及虎丘一片石何況紫陽會下諸賢哉朱陞之先有濂溪後有陽明皆以曾設教兹地而祀之宗儒者今其人安在吾夫子學琴師襄而見文王之貌黯然黑頎然而長視如望羊吾儕能有神交千古之意乎

則四先生左提右挈當自應接不暇矣白鹿之從遊得傳者十四人而星渚居其八可謂今日之聞知果遂有遥見知哉是役也南康知府費兆元同知劉汝芳通判黎東推官朱之屏星子知縣王成位皆踴躍從事故能功成不日也又星子主簿張偉董其役例得附書

重修禮聖殿記　　熊德陽

白鹿設南康軍至于今亟五百年矣先後守茲土者不知其幾而方策所載士庶所傳則十有六人最著

宋得其七元得其二明得其六清得其二焉此數公
者皆政尋可稱述大要有功于鹿洞居多予嘗考之
宋熙寧間周子知南康軍其時鹿洞尚湮而星渚之
學實自濂溪開之淳熙間朱子繼守乃求國學故址
于榛莽中重建書院置田聚書以教養學者而鹿洞
始著朱子去錢公聞詩來建禮聖殿塑聖賢像以復
國學之舊厥後陳宓朱在章黃桂劉傳漢次第修舉
增置學田至二千畝而教養之制益弘元大德間崔
翼之又多擴充見虞道園記元末被兵燹學宮茂草

而學田之畛域亡矣明正統間翟公溥福來守郡剏
棘剏聖殿賢祠以復其制功不在紫陽下景泰間陳
敏政復塑聖賢像成化間何濬始稽新舊田得二千
餘畝名徒講學聘名儒主之萬曆間潘志伊田琯袁
懋貞皆踵其事力爲修舉學宮煥然定田制三千三
百餘畝可謂盛矣後此遂爾寥寥
國朝李長春徐士儀相繼爲守屢謁書院慨然有興復
之志而詘于時勢不果行惟禮聖殿傾攲敗漏聖賢
像俱在風雨中二公憂之乃各捐俸命工修葺數月

仍還舊觀諸生感其義不忍泯其功乞予爲之記予
惟書院與世道相爲盛衰者也世盛則從而盛世衰
則從而衰往往皆然然揆盛衰之権者存乎其人道
非其人不行學非其人不講山水非其人不靈制度
非其人不立自宋迄今垂五百年守茲土者不知其
幾而當世所傳聞僅十六人豈十六人外遂無賢守
哉蓋道學者出治之本圖教化者爲政之先務而錢
穀訟獄簿書期會不與焉此數公者獨能崇法先賢
啓廸後進可謂知本圖急先務矣雖然與學者郡守

事也所以勸興學者非郡守事也上之人俱有責焉吾聞何田二守時賴李朱二使君爲之倡率故得從容肆力聘布衣胡居仁章潢輩以主洞事而教化大行今徐公亦奉中丞蔡公之命求主洞者舉前翰林方以智布衣方文以應中丞佇望方殷徐公適丁艱去轉屬司理胡君星子薛君覩其成蓋中丞身任道統銳意興學方惓惓未已也况前守李公今又掌憲所以佐蔡公興學意殊篤則先此未竟之業尚有待乎守因記禮聖殿而并及之李公長春字卉圃遼東

人徐公士儀字伯羽建德人

重修白鹿書院記

蔡士英

道在古今若日月之經天江河之緯地也即或盈虧有數而光照之體終不晦消長有時而流行之機未嘗息是故將喪未喪無惑乎在茲識大識小薪傳于學者尼山立極以來後儒莫不奉其一端以互鳴于世至宋而訖爲大著宋之言道者不一紫陽先生其最著也紫陽之學無地不闡白鹿洞書院其首稱也鹿洞自唐李賓客隱其地而名始彰自南唐設主領

而國學始傳自宋表章爲書院而生徒講習之規模始大備迄今白鹿洞與匡山彭蠡屹峙爲三不朽矣後雖興廢不常修復亦迭見大約終宋之世盛衰凡四歷至元大德間凡再歷明正統弘治正德間代有哲人江陵僞學之禁熾而書院幾毀于數爲陽九鄒吉水請而復之章舒輩出蒸蒸盛矣末季兵火頻仍禮崩樂壞周道茂草宮墻傾頹余入境訪知之即亟勉圖復檄南康郡縣清洞田修堂廡議增租支移不一而促又商于臬司李君長春親歷其地乃聘賢紳

熊諱維典者主持壇坫講明絕學庶幾復見紫陽之盛亡何李君陞任行郡司理監糧之淮星子令忽又淹逝以至料理中乏生徒散處迫余膺督漕之命候代星渚欲觀鹿洞威儀修理聖宮流覽舊蹟見徑荒不掃塵莽滿院詰其故乃知歷課沿侵于胥隸幾無欲清之人主洞者不得安于絳席宜耳噫嘻以余數年加意觀成無期毋亦任斯土者之過與雖然余何敢少懈更爲之經紀其中立條規追逋負侵沒者誠不貲然未可盡究矣量追銀兩重新聖殿復該洞內

原租每年輸銀若干奈浮冒無數是使諸君子養士之資徒果匪類之腹甚無謂也今酌上中下三則而倍增之得額銀七百二十金又爲綱價漸輸吳蘇子田產六百一十九畝有奇每石折價三錢共銀二百一十餘兩合講堂爲九百三十八兩其所春秋祠祭並至洞者之公費洞長與諸生之膏火會課之費脩以及四方賢士大夫訪道聞業於斯者皆有優給又設督洞僚官一員當擇士人之才品兼擅者余將定先之崇飭月支俸薪之事而每季收給通[illegible]核成案

會計則惟司理是責令具清冊四函一存于洞一存于郡縣一申于撫部院一報于余以備不時會同查核凡積纍之寢食于此中者其弊盡釐矣約計歲費七百八十六兩而諸務無不畢給其餘銀存貯府庫使備修造之用勒于石永著爲令規條亦既畫一也是時李君以楚左轄內名大夫斯洞之興李君大有力焉余聞其將至潯江輙喜以同心共事之人風帆不遽惡可不速其來共襄厥美也乃飛舸泝迎李君果喜而就余是日余值交代事不遑李君欣然獨往一

蒔主洞及諸生聞李君至羣鼓舞稱慶李君歸言于予日洞中規畫燦然明備彬彬秩秩方隆未艾庶幾千餘年明道之區不墜于今日矣余莞爾日明道之責主洞者之教也余何敢忝惟是木頭竹屑之務廩肉饋粟之瑣瑣巳心籌口授纖悉無遺幸不告罪于先賢懼滋釋耳若夫薪盡火傳俾經天者不晦緯地者常流更在後之君子留意

重興白鹿書院記　　李長春

歲乙酉西江藏事　朝廷子惠元元之詔簡頁二千

石師帥遐藩丙戌銓部以南康守請余不佞承之拜
焉有客過余慶曰是郡山喬水濱固宋大儒茂叔紫
陽二先生舊理也城雖斗大而濂洛關閩之學戶誦
家絃公寵被雄符職無不統單數支教惠彼南方猶
歟將哉迄秋抵任嗷鴻遍野彼犢訌潢視事之暑僅
支以木椎治圃之左古亭巋然郎元公愛蓮池也無
何適八月丁亥之吉有司奏故牘當詣白鹿書院謁
奠 先師乃率僚屬觀明禋禮顧瞻殿廡圮陋已甚
隨升堂集師生宣布古人廣厲學官之意已而勑曰

此李賓客游息之墅而朱夫子興育孝秀之地也海
內稱書院者四嶽麓石鼓睢陽皆不能如白鹿之盛
豈非以其泉瀨峰巒實甲匡彭凡出處于中者指爲
杏席洙堧耶今戎馬之餘榱椽勿飭神奧不莊次省
多士藏習之所亦又苦侵蓬帳鶴宿廬鎗其若子衿
之刺何方召匠氏謀非而問之後會郡東燐起莫夜
芝信余踵渤海後單騎綏之戈遂用止丁亥閏以其
暇撤署之木支者易之復紫陽門迎二古聚瀑之氣
南狄則醮使者之　命下矣盖余之官南康匝期

耳既屢與于書院之祭而天祿之校研露塵松幾遊
童氣而尋孔顏樂處也將赴臨安揣剖圭俸約數十
金以貽前知府事聶君應井爲蘇蕉書院之費值戊
子之亂役不克登庚寅聶君乃以商之今守徐君士
儀司馬黎君民貫司理胡君淑寅星子令薛君亂隆
咸唯唯允余指于是協慮陳謨遴材鳩工先新殿廡
次造文會講修之堂計閱數月而竣雖規模如前而
筠几霞幔雅潔山靈矣諸君推余倡始之緒預代五
老之石書厥所自時余已除閩福寧道使者輒鯉函

箋圖具詳顛末不遠千里乞余言以紀其繇余不能
辭然則請詳其說以廸多士在昔姬周應命少師行
疇皇元肇基魯齊秉軸二君子者植彝倫君臣之表
夫固多士之所景行者也今
上崇儒右文投戈講藝　鑾幸辟雍矜式唐虞三代之
典庶幾羽林虎賁其俾通經多士誕生文獻之邦得
讀茂叔紫陽之書遭逢昌辰覽此弄月吟風茹俠[illegible]
紳正笏若惟是終南捷徑顯岐彝倫君臣之鵠則吻
吻白鹿猶將嗤之即起文翁其何能穀雖然漢制郡

國歲舉明經孝廉夫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觀學教學之力也余不佞緣倡始之故附名貞珉深切相與有成之義矣是爲記時順治七年庚寅八月中秋日

重興白鹿書院記　熊維典

四書院之名著于天下而白鹿洞爲最基于唐開闢于宋紹隆于明考亭象山之緒與風泉雲盤之勝交輝並暎由來舊矣頃自四郊多蘇俎豆缺聞講堂草深將爲馬廄游人慨歎者累息也大中丞蔡公來撫江右創見彫殘首先約法運道剿夾百廢偕興公方

運籌戎馬攬轡榛荒請命袪傷日不暇給也然已訪
存勝蹟糾萃典墳至于小儒蟲魚之技猶不憚折節
考蒐珍于琪璧諸書院在境內如鵝湖白鷺濂溪等
處並檄委重與意惓惓也而于白鹿尤篤矣維時臬
司李公執德清郤與公同趣而嘗爲南康守雅意興
復于是禁侵溯論灑掃清舊用增新畝謀修築候餼
儲延師儒立章條規講課公一與李公手洛箋畫而
施行之繹營用咨移札頒委悉心級意若此者使匠
以記誦詞章之學爲諸生貪進取則何待乎白鹿之

興而公為此皇皇乎又使諸生之奉教于公也必黜
詭誦削詞章絕進取而後可則上懸此為令久矣名
儒鉅公嘗于此出焉豈科舉之為病乎惟士懷苟得
之心倖一日之得則雖由此道而非所以設科取士
之意詞章陋矣甚者乃為雷同剽竊之詞記誦陋矣
甚者乃記近科中選之作于是襲陋轉下而陷溺彌
深自以謂工于規得喪而不知其為謀之非審則何
待乎有世道之責者閔然憂之而後捄之乎夫士誠
自憂之而自捄之則不必病科舉也就此風泉雲壑

間無變令之業而象山之筆簡秘書之受藏未嘗不與公與復之至意儼然聚于一堂可尋也內照不冥寄意斯在即記誦皆無聲之載即詞章皆載道之器即進取皆行義之位也何爲不可此則公與李公所屬望于諸生者而予紀其事因以爲諸生告焉公諱士奕字伯彥遼東錦州人以治績高等轉本部左侍督漕之淮諸生感公之德謀諸郡丞龔君請予文勒之書院以貽久遠李長春字卉園遼陽人是春攝粵藩蒞以荊楚儒才超遷左轄南康守高民望字與宇

遼陽人戴蒼錫字福求密雲人別稱閔子奇字漢煦錦州人司理胡淑寅字石林榆社人邑令薛亂隆字伯祥韓城人皆舉公與李公之檄以有事於白鹿者應備書之

重修白鹿書院碑記　倫品卓

康熙十七年春祗謁鹿洞書院至聖先師之殿修祀事也僚吏班階康士咸集各以次執事升降釋奠畢退就彝倫堂小大受胙秩然以辨諸生相與揖于前曰洞學之不肅有年矣毋論古國學之壇坫紫陽之

芳規諸先輩數百年後先興復締搆維艱隆替不恒惟是教育人材廣勵賢序各省臺憲下暨州郡司牧罔非干城名教扶進士習爲當務今者從公采藻廟貌更新俎豆重光百度尼飭誠百年一日之盛事微我公肩鴻任鉅不及此敢請碑記用彰不朽余曰否否吏懼不任職耳凡隸封疆之內洪纖難易繁簡疾舒莫非隨分圖度惟矢毋自欺俾不墜前人之績已爾而况在三之誼敢以時絀自委今日勉告成事皆藉先師之靈光諸憲臺捐助鼓舞之至意亦爾多

之厚幸也卓不斂其何力之與有乃欲歸然片石答張觀聽邀一時胥淵之聲聞哉諸生更進而言白鹿洞爲四大書院之首繇昇元迄今八百餘載或灰燼之餘建置更始或荒蕪之後踵事增華遠者不十數年近者不數歲而傾圮隨之以致來游無停驂之宇學士乏藏修之席頃自甲寅以來四郊多壘時則東瀛爲高爲下已無可因我公起而當之且請萑苻且集鴻雁且興廢墜諸凡繕餞以千百計者鱗比就緒維此書院工最鉅費最稠度之夙夜自之上臺維時

戒三部文宗莊洞遂以修復爲纂 義前此弘浩辛

酉國賢部先生提江右文衡爲消學功臣麟炳郡乘

今大宗師鐵武高曾慨捐五百金藩臺姚公又捐二

百金一倡一和事機有甚督撫各憲無不克襄厥美

何書院興復之有緣而後學津梁之多幸今日者大

成殿爲育爲離兩廡爲繩繩爲奕奕左新彝倫堂又

左飭宗儒堂又左建三先生祠又左建先賢祠景徃

淵有如彼右浙文會堂又右祠四公詒後起有如此

堂宇弘廠房櫳軒豁森然[illegible]之燕息咸有藉矣東西

添設號舍四十九間舊舍悉與完葺几榻堅好風雨可一二編矣庖廚有所僕從有屛不諠不雜矣垣墻繚繞內氣翕集溝渠深廣外潦不入矣卓爾前亭斗魁北向雲章後閣文昌帝臨層以木板淫濕無侵矣獨對亭華故門新起龍亭武侯祠規模頓復大者維新小者匝緻冠履不錯文質咸備凡柱礎之屬若干陶甓之屬若干木植之屬若干竹葦灰鐵之屬若干爲工若干緡爲米若干斛不六閱月而告成悉維我公口授指畫工竣之日而尺寸不忒非我公匠意經營

謀其大而圖其細集其成而計其久今日安得登君一倫之堂而揖讓春風載色載笑哉不有金石之文曷昭輪奐之美余曰需者事之賊也相其輕重緩急而衡之夫梗楠杞梓非一日之材停蓄滋溉匪一人之力毋高譏前人毋薄待後人物以有藉而相成功以緝熙而能大董子曰愛惜人才爲社稷計卓與諸士咸沐　皇庥抃泳酒之澤長矣官謀其政士志，尊正心誠意各自砥礪恭不懈勵績進以鄺紫芳先生之盛基近以副部憲二憲齊之加意是則益之啟沃

廟也若夫土木之工模斲之勤經理之勞度支之[illegible]
汝諸生亦旣纖陳顛末而悉數之矣惟是誰何[illegible]
而勤視烏鼠則有待阜不敏其何力之與有無[illegible]
以諸生之所已述者姑紀其事以告夫後之君子

重修白鹿書院記　　冀霖

霖自束髮授書即耳貫天下四大書院而白鹿[illegible]
肇於唐李賓客之隱居而盛於宋淳熙七年考亭
子聚徒講學之地也蓋極天下之大觀已千有餘
矣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嗣是宦蜀歷燕訪之[illegible]

薦紳之在都者爲余道其勝益切景行以不得親
其所爲憾歲庚寅春　命視學江右巡試十一郡
惟南九二郡限於辛卯賓興之期不及遍歷是歲
十月始補行科試馳節南康校士後即至鹿洞白
鑿鑿淸流潺潺竹籟松濤與山禽相上下余悚然一
日眞名教樂地也幸一莅止竊皆日得遂所慕望
矣入洞門謁至聖先賢率在洞諸生行釋菜禮畢
其廟貌將傾棟桷迫圯凡諸齋室屛廡講堂學舍
氣薰蒸積久幾委腐蠹週遭中外低凹扼脫者六

謀所以新之然試竣例即遷　朝惘不克竟所願也
辛卯冬荷大中丞郎公疏請復任蒙
恩俞允余因得再督學事此固　皇仁優渥亦先聖先
賢靈爽在天假手於余以為修廢舉墜地也余能一
日已哉爰截俸錢庀材鳩工又十三郡學田例賦所
入今悉輸以充工料之費又恐委貸他人奉行虛假
乃就南昌署中購木石瓦礫募匠斲削成材載以舟
致之鹿洞命役董其事于時先聖殿旁及兩廡以次
而諸齋而學舍凡棟楹榱桷之腐黑撓折者甍瓦級

甓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增以整飭澤以黝堊而輪奐燦然一新是役也經始于康熙壬辰九月朔二日訖工于甲午六月望日凡三閱歲余之精神夢寐盡注於此雖然其於考亭當日聚徒講學之規模未諗何如也而余夙願實幸少酬矣先是廟祀至聖諸賢像今且剝落攷諸故典祀非禮也木主如制然奉承已久不敢毀沒欲更新又懼失其眞也茲走力之曲阜迎聖賢眞像至如所繪裝塑之特[illegible]加金碧耳于今正殿兩廡遺容儼然[illegible]若[illegible]

一堂授受而予于瞻拜之下㒒乎如聞僾乎如見亦
不啻置身曲阜親侍立于杏壇泗水間無他形相伴
神相往也余忝司文教分以振興多士為急而於鹿
洞尤惓惓者蓋以孔孟心傳闡於朱子朱子道學望
於吾徒所聚匪淺鮮也故承乏以來即請於郎大中
丞凡在洞童子英俊有志者另期考試拔尤者四入
入南康府庠中丞允所請著為例即外郡會入洞讀
書者按試之日撥閱試文亦急加錄取得遊泮者倍
於往日無非鼓舞後進昭示來許將講院之英才麟

麟炳炳而考亭之薪傳世世繩繩是亦與道崇教之一助爾今余三試已畢行將馬首而東也余惟聖賢之道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緯地固不以時會爲升降而講院規制諸生學殖或有積久漸荒者所賴守茲土者教化遵勸作有措養之之具擇教之之師俾來學者䠞相接春絃夏誦彈琴鼓篋之聲無間寒暑一如考亭夫子知南康時則鹿洞實人才之都會即爲世吾道心傳之一大堂奥也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是又余之所厚望也夫旹康熙五十有三年甲

午中秋前三日記